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二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sub>臣</sub>薩敏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范鑒

謄錄舉人<sub>臣</sub>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卷二十三

宋 真德秀 編

詩

遣興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

骨穴螻蟻

趙云莊子云在上為鳥在下為螻蟻食

又為蔓草纏

江淹恨賦試望

平原蔓草

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

趙云使公得志廟堂固不求邊功不賞邊

臣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又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

趙云舊注指為雁門馬邑非是蓋公詩在秦州所作其登

山南望豈却望北地雁門之馬邑乎馬邑秦州地名今於本處有石碑標榜馬其土人及曾遊秦州者自能言之此所謂不行一萬里不曉杜甫詩也

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

牢落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總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上有行雲愁

老弱哭道路願聞兵甲休鄴中事反覆

二云何蕭條

死人積

如邱

趙云兩京雖復矣而賊猶保相州既圖復解則士卒傷死可知矣

諸將已茅土載

驅誰與謀

趙云當兩京之復各論諸將之功而加官爵矣則破鄴之戰誰復効力哉宜公之所深憂

耶也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

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衙門士勿悲尚枯槁

趙云此篇

慰貧士之詩也

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

芳草

列仙傳鹿皮翁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

府君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叢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顛作茅舍留止其旁趙云公題是遣興見諸將以戰伐之功富貴驕矜而貧者寂寞既慰之以秋成當飽可免憔悴又期之以時來展材力亦當富貴不以先者為好而後者為醜也又終之以鹿皮翁之忘機則豈顧富貴之先後哉鹿皮翁公自託耳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趙云

白坐永王璘之累長流夜郎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

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趙云白謫在南其所經歷乃楓

林也在秦與公相見故其去又歷關塞也

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

宋玉神女賦若白曰初出照屋梁若明月舒其光西清詩話云李太白歷

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

傳神詩也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游子久不至

趙云蓋言游子之拘繫不若浮雲之疎散也

三夜

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

風波

一云秋多風

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

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顚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

趙云此公

閑白之辭也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

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  
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  
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  
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  
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趙云公言徒有平生一杯酒欲  
見我故人與之相遇而同飲今不可見矣故有未  
句相望無所成而天地變移以言時事之反覆矣

遣興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



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

趙云嵇康與呂安相善二人素為鍾會所不喜安以家事繫獄

辭相證引遂復叔康棄市此為不得其死也徐庶薦孔明於劉先主先主三顧其草廬起之為國相此為有知音也公詩謂有才者遇耶以嵇康之才而不得其死謂有才者不遇耶而孔明卒有知音則在遇不遇而已

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趙云

歎松有霜雪幹不用而為枯木矣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

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

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後漢逸民傳龐德公者南郡襄陽人也未嘗入州府荊州刺史劉表

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

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

曹子建轉蓬離本根颺颺隨長風

悵望但烽火

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烟  
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廻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  
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 遣興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萎更碧北  
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杜補遺隋

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巖充曰絺兮綌兮  
淒其以風充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斃子美遣遇詩又曰  
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縕袍趙云以九月授衣而猶絺  
綌花時已暖當有春服而甘縕袍則公之貧如此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秦武安君頭小而銳驛弓金瓜鎬白馬

蹴微雪趙云言鎬上有金瓜之飾未知所馳逐但見暮

光滅趙云言出獵之子馳逐未厭而日晚當歸也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詩並驅從兩狼兮楊國忠以劔南旌節導駕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裴人問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兩龔死時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虐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世說毛伯成負其才氣稱曰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

榮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趙云此篇全為蕭至忠而言按本傳至忠始在朝有夙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斯可比之漆膏蘭桂者矣又云外方直糾摘不法而內无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參太平公主逆謀坐敗誅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趙

因陶潛而有所悟故作此詩非直詆陶也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

與愚何其掛懷抱

淵明文有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又責子詩

曰雖有五男兒攄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王立之詩話云東坡言山谷為

余言杜子美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以解嘲其詩名遺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

賀公

賀知章

雅吳語

世說劉真長始見王丞相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

爾語

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言知章乞為道士故云黃

冠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淒涼

知章事明皇為秘書監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晚節尤誕放天寶初病夢游帝居及寤遂請為道士歸鄉里以宅為千秋觀表求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一曲鏡湖在會稽山陰想知章結茅於其旁矣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

江空舊魚

趙云浩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魚頭  
鯿今言清江之內空有舊魚而人不見也

春雨餘甘蔗

趙云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云灌園藝圃  
以全高然則春雨餘甘蔗豈浩然嘗自營

蔗區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趙云浩然襄陽人襄陽  
在秦州之東南末句思

而不見故望雲  
而空悲吒耳

前出塞

趙云此詩與後出塞  
皆代邊士之作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

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磨刀鳴咽水水赤及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杜補

遺三秦記曰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水又云東人西役升此而顧莫不悲思其歌云隴頭泉水流離西下念我此行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淚雙墮趙云以磨刀於水刀及傷手則邊土之辛苦尤甚腸斷聲指言丈夫誓許鳴咽水也言心緒久亂欲不愁而不可得也

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

見胡騎倏忽數百羣

趙云似指言吐蕃之兵也

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勲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

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

趙云孟子



曰定於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趙云後周

王褒燕歌行无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蓋入胡地則遠於漢月所往者西北則羨雲之南征也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劔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楚王

命鏐鏐鑄雙劔三年乃成劔一雌一雄鏐鏐乃留雄而以雌進劔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劔有雌雄

鳴者雌憶其雄也

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

杜補遺前漢匈奴傳

武帝使霍去病衛青操兵臨瀚海虜名王貴人潛身備

行列一勝何足論

趙云此詩士卒有功而不欲論豈當時主將之艱故耶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趙云

此又代士卒中有功而不欲論之詩

中原有鬪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

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

有贈含笑看吳鉤

鮑明遠結客少年行錦帶佩吳鉤

朝進東門營

趙云此言河陽府士卒東門營自是所起士卒處東門之營也

暮上河陽

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趙云士卒之多則將各有幕故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

寂寥

趙云但見月懸中天正照此夜而人不置譁則令嚴可知也東坡詩曰令嚴鍾鼓三更月乃用此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霍

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勁疾之貌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

重守邊保其疆場而已重高勲則邀功而生事此後世所

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

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

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趙云六合一家則內外無患

患則四夷之軍孤如此則不必用兵而尚用之不已故士卒皆奮起勇往其所聞之處矣

拔劔擊大

荒日收胡馬羣

趙云大荒西邊之地皆是

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趙云玄冥北方之神玄冥北則盡玄冥所主之北地也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

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興臺軀主將

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時好邊功李林

甫任蕃將也開邊喜功之弊至於  
卒貴而將驕如此不亦可罪乎

發秦州

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

源十月交天氣如涼秋

鮑云漢源屬同谷郡大概美同谷風土多暄利於貧士非九月

十月之交去秦也

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

良田疇

趙云漢源栗亭蓋同谷地今成州也

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

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游此邦

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

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

趙云以景趣言之則

谿谷無異石以地利言之則塞田始微收皆不足以慰我懷抱而當去也

日色隱孤戍烏啼

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

幹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颭颭驚蒸黎

鳳凰臺

趙云此篇因山名鳳凰臺乃思鳳有雛在上恐其饑渴而起意思有以飲食之

庶見其為瑞於世也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石

一作山

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  
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  
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

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洪猷再光中興  
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水疎地

僻無網罟水清至

一作反

多魚

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

好鳥不

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

闕巨猾何時除

趙云指言東京之東郊安史之兵所在

故鄉有弟妹流落

隨邱墟

趙云前篇所謂有弟在遠方有妹在鍾離也

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



廬

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劔門

趙云此篇歎地險而惡負固者也不主在德不在險之義言之何則保有山河關為

一國曰古諸侯則有在德不在險之義若四海一家統制乎天子則為劔門者特方面之有險處耳正所惡乎負固也

惟有天設險劔門

一作閤

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

向

趙云先言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劔門之山雖拘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豈欲使之

僻為一區哉

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

趙云兩崖崇墉倚而下正言其是形勢之

地遂使負固者恃為險絕欲擅有其珍產之意崇墉言高崇之垣墉

一夫怒臨關百萬未

可傍

趙云此言恃為險絕也其義起於蜀都賦曰一人守隘萬夫莫向故李白蜀道難亦云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然公用於五言則第三字為腰字最為難下非怒字不足以盡之蓋其雖險一夫可守而非怒則猶不

能為也

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

趙云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

都之西南峨眉山是也珠玉才定中原而崑崙有惜之意至於悽愴此重言形勢之地自欲為一區而擅其

珍產也

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

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前漢河平元年日出赤如血趙云日赤色如血公極言旱

日之可畏舊注引前漢河平元年河平者成帝年號本紀及天文志並無之乃晉光熙元年丑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占曰君道失明又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舊注妄引年號有誤後學故為詳出之農事都已休兵戍况騷屑巴人困軍須慟

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辜罪一雪穀根小蘓息沴氣

終不滅

趙云沴氣陰陽錯謬之氣也沴音戾莊子曰陰陽之氣有沴

何由見寧歲解

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

洗吳越

趙云霂霓言大雨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濤涌中有掉尾鯨逶

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皆言織文也

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

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願我非公卿

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

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

趙云簡冊所載有短褐有袒褐公每對屬處則用短褐蓋短窄

之褐也袒褐取童豎之褐為義今單句云袒褐更無營則用袒褐亦可大率貧者之服耳煌煌珠宮

物寢處禍所嬰

趙云珠宮指言龍宮也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

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

趙云

李鼎於史无傳唯見姓名於舊史崔光遠傳上元元年以李鼎代光遠為鳳翔節度使又新唐書載於上元二年二月云奴刺党項羗寇寶雞焚大散關寇鳳州鳳翔尹李鼎敗之此李鼎之可見者

來瑱賜自

盡氣豪直阻兵

上元三年肅宗追瑒入京裴茂稱瑒岷強難制宜早除之寶應二年瑒瑒播州

縣尉翌日賜死

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

貶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

羹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

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

童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戲諸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偃蹇龍虎姿主當

風雲會

神仙傳麒麟客有龍虎之姿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

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

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

趙云古歌詞隴西行

曰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

鴟鵂志意滿養子穿

一作窟

穴內客從何

鄉來佇立久吁恠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枯櫟

此詩傷民困於重斂也

蜀門多櫟

一作榧

櫟高者十八九其皮剝剝甚雖衆亦易

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傷時苦軍乏

律之軍興

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

有有同枯櫟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啾啾黃雀啄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趙云

下六句因櫟一物以興江漢之人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夔州詩也而用江漢於夔為近死者即已休猶櫟之既已剝多而枯死生者可自守猶櫟之未剝者終復剝也後四句又著櫟而言矣

枯枏

此詩傷抱材者老死邱壑而不材者見用也

梗桷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

趙云

梗桷枯崢嶸則其枝之高大笑王荆公崢嶸終日對枯桷用此

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

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

趙云言其枯也病栢云鵲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古

栢行云苦心不免容蟻蟻相類也

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

趙云凍雨舊本作凍

凍音

白鵲遂不來天雞為愁思

趙云公又云黃泥野岸天雞舞爾雅釋蟲鵲天

雞注云小蟲黑身赤頸

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

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

不自畏

趙云汜勝之書種木无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則榆賴潤濕而後生故言



水中央西都賦云金莖西京賦云修莖若非銅柱而以  
桷為莖則可用彼榆之脆弱烏能勝其任哉蓋興小夫  
之承重任也

###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

官務剝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

趙云此篇

公憂國愛民之意切矣既以軍食而須求乃且乘勢剝剝寧不憂民之怨而反側乎此公之所遠慮也

韋

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今

豪奪吏自此無顏色

趙云錄事者一州之紀綱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

蜚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  
憶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

阮籍

詩朝為美少年  
夕暮成老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

折節萬夫後

趙云折節者摧折其節而悔過之  
義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也

昔如縱

壑魚

王褒頌如巨魚之縱大壑

今如喪家狗

家語累累然若喪家之狗

既無游方

戀

語游必  
有方

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

青草湖

在湖南

扁舟落吾手

趙云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自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以

言將適吳楚可謂奇句矣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

下羅賓友健兒戴紅旗此樂幾難朽

趙云六句紀宴會之實事

日車

隱崑崙

莊子若乘日之車

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

吼所憂賊盜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趙云此段言日已向晚別筵之散遂有行矣然登舟而觀波濤猶未足以慰沃吾欲去之心則三峽徒為雷吼之聲而已我之所憂則憂在盜賊多而衣冠奔逃至尊未知消息也此吐蕃陷京師代宗出狩而地遠所未知也

終作適荆蠻

王仲宣遠身適荆蠻荆蠻非我鄉

安排用莊叟

謝靈運居常以

待終處順故安排趙云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注安其推移而忘其變化

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

趙云屈原九歌有東皇太  
一篇春秋說題南斗為吳

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寄題江外草堂

我生性放誕難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

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

上元始斷手寶應年

趙云公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末至  
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斷手字  
晉魏以來之語齊民要術言種小豆初伏斷手為中時

中伏斷手為下時本朝淳化法帖中載唐高宗勅云使  
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  
斷手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趙云考工記審曲面勢  
以飭五材注云察五材  
者矣曲直方面  
形勢之宜臺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

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趙云會合心意之朋  
侶晉簡文在華林園

謂左右會心處不必在遠脩  
然林外便有濠濮間之趣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古來達士志寧受外物牽

趙云譬諭以言賢達之士无  
常居止齷齪者則有所拘矣

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

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

趙云秦本紀云本原事迹幽而  
不貞非君子之幽也易曰蹇利

幽人之貞故云愧雙全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

為隣里憐

趙云公有四松詩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今此懷念之

述古

此詩傷賢者不得志也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

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

劉公幹鳳

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若與黃雀羣趙云此與劉公幹詩同意莊子曰

鷦鷯非梧桐不栖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郭象注練實竹實也其色白如練

古時君臣合可

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趙云四句以結一篇之義驥以無善

馭而頓纓鳳以無竹實而  
飛去實賢者進退之義也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莊子

膏火自煎也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

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

毛

趙云市井之利以譬商鞅之任末也耕農之利以譬元凱之務本也左傳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人之爭

利如膏火自煎莊子云膏以明自煎農人專在務本種穀故指市人之孳孳為利為勞矣張衡西京賦云何必畎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云畎勉也邪偽也優饒也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恃也當衡作賦以美市利為主故鄙農夫種田之勞今詩以務本為主故翻用衡賦邪贏無乃勞也

過郭代公故宅

郭震字元振  
封代國公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畧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元振

尉通泉嘗盜鑄及掠  
賣部口以餉遺賓客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

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

親指揮存顧託羣公有慙色

趙云此叙代公平生也公  
初為尉任使氣撥去小

節如盜鑄掠口所謂豪俊脫畧放意者也先天二年以  
兵書同三品肅至忠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謀逆明皇

發兵誅之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躬率兵誅懷貞等獨  
公搃兵扈帝事定宿中書十四日所謂登袞冕而直氣

噴薄與夫定策神龍後清宮中辨尊親存顧託而羣公  
慙色也按公助誅太平以功封代國在先天二年癸丑



歲乃明皇即位之次年是年改開元若神龍則中宗即位改元之號歲在乙巳去先天二年凡八年而公云定策神龍學者疑之因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來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中宗盡景龍四年庚戌凡六年是年睿宗即位改景雲至延和元年內禪歲在壬子未登三年是年八月明皇即位改先天太平擅寵自中歷睿至明皇始定今杜公微意不欲指中睿之失故追言神龍後以見代公贊翊除患召自神龍來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則以太平公主初有廢立宗之意及其既誅則君臣之間明皇得尊位父子之間明皇為親傳所以成睿宗顧託之意舊注太上皇傳位太子非是其云王屈落見異人以承直氣噴薄之下是專說誅太平事

室無削弱迫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得行遺迹池館

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

杜云元振寶劍

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瑠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 神交付冥漠

杜云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諱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訐字彥度阮孝

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訐一造之即願以神交晉嵇康以高昇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唯阮籍山濤遂為竹林之遊謝惠連祭古冢文以不知其名字遠近假為之號曰冥漠君

### 南池

崢嶸巴閭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

然閭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

衆魚遠岸富喬木獨嘆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芰荷入異縣則池之

大如此粳稻共比屋則以灌溉所致也皇天不無意至此物頗豐熟四句以結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也高田則灌溉所不及者言高田不豐而失西成故此粳稻之物為池水所溉者却豐熟焉無它乃皇天之意使人知止足之分也池水所溉之田豐熟矣彼南有漢王祠水所不及之田雖失西成亦豈不足乎

南有漢王祠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

一川瀆

趙云十句因實事而戒淫祀公詩盖有補於教化矣左傳聰明正直之謂神傳云非所祭而祭

名曰

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楚詞極目千里兮傷春心

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  
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  
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一作江聲怒號流

惡邑里清

趙云流惡左傳有汾澮流其惡言大雨所蕩流出穢惡

矧茲遠江皋荒

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

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趙云言沉痾之故而聚藥餌今得大雨清涼頓忘供進藥餌之勞公

病肺疾以雨涼為便易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不毛者地不生物因雨之潤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陰色

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隣出耒耜

孟子負耒耜

何必吾家操

##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趙云

世有杜鵑韞仙井李新元應之作鬻書者編入東坡外集詩話非矣其說曰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

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為首句諠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必非牽合程度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一二數嚴武在蜀雖構欵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懷貳者為無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諠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扈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諠伯博學強辯殆必有折衷之元應之

說如此次公謂元應言杜詩備衆體是矣於三絕句有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已有兩刺史矣於  
草堂詩舊犬喜我歸隣舍喜我歸大官喜我來城郭喜  
我來已有四喜我矣亦宜拘尋常程度耶今詩四句有  
四杜鵑亦詩所謂有酒醕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  
舞我之勢謂觀其言有杜鵑無杜鵑無杜鵑有杜鵑錯  
綜其語豈直是題下注耶後又有一杜鵑則亦八仙歌  
用阮籍秋懷重押歸字謝靈運述祖德重押人字一篇  
之中有兩船兩眠兩天兩前字者也次公所見此四句  
真以言杜鵑之有無也其下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  
邊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則以成西川有杜鵑之句  
下又云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  
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則以成雲安有杜鵑之  
句詩之引結甚明若其言尊君之義則自在中間鋪叙  
不必泥首四句便為美刺況此詩作於雲安乃大厯元  
年春嚴武已死於去年夏時郭英義為崔旰所殺繼而

杜鵑漸來豈可指為嚴武之有君耶又雲安在唐是夔州之屬縣非有刺史豈可比西東之列乎元應之說又鑿為穿

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

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

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

晉羊祜雁

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曰凡鵲卿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鵲聖賢古法則付與

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



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此詩譏世亂不能明臣之義者禽鳥之不若也

###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

唾一作捶趙云當以捶為有義

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

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馬魚尚不可輕士有被褐懷玉

者而可輕乎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推牛

師云非推牛饗士不足以起立

帆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趙云得大風後可飽其帆

也耶

列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同元使君春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  
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  
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  
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  
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間知我者不必寄元

趙云元  
結字次

山其春陵行序云癸卯歲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焉欲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其賊退示官吏詩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詩更不能載觀序意則詩可見矣

遭亂髮

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歎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

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

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

一作皆

華星

趙云上句言如月之皎潔下句

言無一字而不若華星之燦爛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

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

何時降靈書用爾為丹青

趙云為丹青則藻飾王猷粉飾治具之義鹽鐵論公卿者

神化之丹青用爾則尚書用汝作舟楫作霖雨也

獄訟久衰息豈唯偃甲兵悽

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

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阻金印大興舍滄溟清

溟一作浪

我

多長卿病

長卿司馬相如病渴

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

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歎  
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

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

本草蒼耳或曰苓耳形似鼠耳詩云

卷耳主風濕

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放筐亭

午際洗剝相蒙羃

趙云卷耳生於濕地洗剝相蒙羃洗其土剝其毛

登床半生

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

趙云登床登食床也半生

熟或作生菜或作熟菜小益療風故也瓜瓠橘皆卷耳同時之物

亂世誅求急黎民糠

乾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梁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

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

杜云莊子大旱金石流玉山焦而不熟

南方瘴

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

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

真龍竟寂寞

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

夷向誰數暴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  
聽主人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  
親覩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  
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  
氣暘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尤拙計失望築場圃

牽牛織女

趙云此篇戒女子之防身  
婦人之守禮蓋國風之義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

焦林天斗記天河之西有星  
煌煌記之牽牛天河之東有

星微芒  
曰織女

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

一作  
覓

難候此

事終蒙朧

叢語學林新編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按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之間

俗因傳會為渡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為候是牛女相過其說怪誕子美今詩意不取世俗說也

颯然精靈合何必

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

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

攏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為得巧初筵浥重

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

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趙云於戒女子防身之下又以君臣比夫

婦之義言胡不觀君臣相契之事分明於咫尺之間臣苟有虧君或不容之矣為人婦者義在無棄禮法而其恩在夫婦恭也蓋因織女每歲有期為不可亂為人婦者當守至公之戒也凡相背戾則圓鑿而方枘矣婦人女子一有齟齬為丈夫者豈能容乎此詩非徒見婦女之義知此則為臣之義得矣丈夫多英雄蓋丈夫多英雄以警女子之守節

# 上後園山脚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統  
卷二十三

三十八

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

師云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

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辱收困用事

元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

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

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

於時當時也當玄宗富盛之時不能節用

自守而委任蕃將求功夷狄

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

况乃懷舊鄉

龜蒙山去東岳近尚不可見况故鄉乎

肺萎屬久戰骨出熱

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

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  
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累累塚相當

### 八哀詩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

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王仲宣張景陽皆作七哀詩黃鳥哀三良亦其義也

趙云選有七哀詩名曹子建王仲宣張景陽皆作焉止一首而名七哀詩特取其義耳注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子建之詩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仲宣之詩專哀漢亂景陽之詩雖再賦前哀人事遷化後哀帝室漸衰今公八篇以哀八公而名八哀詩揆傍選詩題目耳八人皆

故矣舊本四篇作故字四篇作贈字誤也蓋傳本惑公所謂八公前後存歿之語乎公特言八公存歿或前或後如某甲歿時某乙猶存而詩不能詮次其歿之前後耳記曰我欲作九原又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王公思禮李公光弼皆良將公傷盜賊欲作其死以為用故主二公為首興起者作之謂矣至歎舊懷賢則通言下六公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

按史高麗人故云東夷

追隨燕薊兒

銳物不隔

趙云按史思禮父為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所謂追隨燕薊兒

服事哥舒翰

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

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

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

深壁

趙云洗劍青海刻銘天山皆言戰勝深入青海天山皆西戎地思禮既從討九曲則非外蕃矣轉深

壁言吐蕃主逃遠地為壁壘

飛兔不近駕

杜田補遺飛兔古之神馬兔善走躍而復能飛以名

馬其駿快可知淮南子夫待騾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

鵝鳥資遠擊曉

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宵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

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

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

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

間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

思禮至行在上責其不堅守坐

肅下將斬之會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釋之

翠華卷飛雪熊虎

巨阡陌屯兵鳳凰山

師云理兵鳳翔

帳殿涇渭闕

趙云翠華天子之旗卷飛

雪言其時之在冬

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

趙云金城唐蘭州郡名

禁暴

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

趙云本傳言其

持法嚴整士不敢犯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

趙云乾元

二年代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然謂之復領太原役則已前亦嘗在太原矣而史不載

恐懼祿

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

上元二年思禮薨廣德元年史朝義滅痛其不

見時清也

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

傷其不得功成身退

悲甚田橫客

田橫死賓客聞之從死者五百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

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

趙云汾晉言河東前句復領太原役必兩次在太原宜有顯績歷千年如雲水之白

昔觀文苑傳

豈述廉藺績

廉頗藺相如古名將

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趙云形容

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藺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漢史有文苑傳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太原一偏將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怒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遂殺景山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

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脇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

光弼屢戰

勝所以斷薊北之脇蕪朔方之氣使萬民得見帝業

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

至德

二載郭子儀收復兩京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今云二宮蓋并肅宗言之西郊則上皇自蜀

歸京師之郊九廟往在詩注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

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勲小

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

趙云異王異姓之王光弼封臨淮郡



王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趙云唐史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程元振尤嫉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遽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叔祖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亮青蠅紛營營指魚程也風雨秋一葉言其危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裴啟語林曰

羽扇指麾零落蛟龍匣趙云高棟言為國之棟幹長城如李勣之賢長城平生白羽扇

以諸葛亮比之零落蛟龍匣言扇羽零落也蛟龍匣雅應是劍匣言劍之蛟龍在匣而扇羽零落於其間

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  
蕭條未濟失利涉疲繭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

趙云武挺之之子華州華陰人爾雅曰華為西岳言其降

為武故云金天而武乃其晶也

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巖然大賢後

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  
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

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

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蕭關城

趙云蕭關在原則

寂寞雲臺仗

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

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

匡衡汲黯

霍竟哀榮

衛青霍去病趙云匡衡汲黯言鄭公諫諍如之既拜京兆少尹坐房琯事貶巴州刺史此

寵之所辱也衛青霍去病言鄭公能用兵如之為東州節度使遷謫中可哀而復榮也

四登會府

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鳥自朝夕

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

去雪山輕

趙云四句言鎮成都諸葛文翁皆取其地在蜀比之雪山在松維州外今威茂州也積雪雖

夏不消故號雪山乃繁與吐蕃為界公來雪山重言安而不搖謂吐蕃畏公不敢動搖而輒犯順所以為重也

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

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游宴晉孫

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

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

軍中吹玉笙

趙云上兩句言鄭公所辟幕客皆美材也下兩句則政治優游可見

豈無成

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

滅人藏紅粟盈

前兩句言其車騎之出非專為間游終以問俗為事

以茲報主願

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面竟短折賈  
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無馬融笛悵望  
龍驤坐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璵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  
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恩格  
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

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翻  
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母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際虞聖聰  
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  
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中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  
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川廣不可泝墓久孤兔隣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  
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

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  
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制風流  
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  
其間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

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

趙云墓間多種白楊得邕

之文如寶珠洞徹所以為惠龍宮塔廟言道觀佛宇乃  
神龍宮中所湧之宇或塔或廟也浩劫無窮之劫龍宮

之塔廟得邕之文宣歷  
浩劫而浮雲衛護之也

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

趙云上句

言作修學校記文宣王廟記之屬語俎豆之事下句言  
使者太守縣令替罷而作頌政碑頌功德碑之屬也

眄睐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

屋珊瑚鈎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劒几義取無虛歲

傳言自古

幣文獲財者未如邕之盛

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

落多藏穢

趙云衆人歸其能賙給在邕身則惟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

獨步四十年

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

咸云江夏姿比以黃香之無雙

然出處無姿以俟博聞

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有



批韋巨源謚議

面折二張勢

初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

付法斷邕進曰璟言事闕社稷望可其奏則天始允璟出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顧不狂其名不彰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

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

邕始與張柬之善貶富州司戶

又貶舍城丞召還為姚崇所嫉貶括州司馬徵為陳州玄宗東封回邕於汴獻詞賦頗自矜銜為張說所惡發陳州賊事抵死許人孔璋疏救之會赦免貶遵化尉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滑淄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少有名累被聚逐後進不識京洛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  
趙云邕以忠正負冤

而貶天子深居九重不加省察所謂宮闕深旒綴也旒冕之垂旒唐地里志嶺南道欽州管縣五遵化其一此放逐在早年已黜嗣矣炎厲言遵化日斜鵬鳥入言其愁寂如賈誼蒼梧今梧州帝舜之狩至蒼梧而死魂斷蒼梧帝則邕魂斷於思帝舜之君

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

趙云言一榮一枯不

常故走不暇所以無安穩稅駕之地

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簞

魏文侯擁簞以迎朋

友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敝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齊

邕與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事遂誅趙云洛陽獄息夫躬傳逮躬繫洛陽詔獄又蔡下洛陽獄公於李公邕詩用洛陽獄字應以蔡邕比之耳小臣敝事晉獻公寵姬曰驪姬置毒於胙肉中以誣太子申生以其胙與犬犬斃與小臣亦斃邕之竟坐柳勣之累杖死北海郡如蔡邕以飛章而下洛陽獄如申

生胙肉之事  
為可悲也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甫陪李北海宴  
歷下亭詩是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蘓指畫流水逝近

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

特進李嶠

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

公詩蓋言是亦非張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特邕身危脆易於一扼耳

爭名古豈然

魏文帝典

論丈人相輕自古而然

鍵捷欸不閉

趙云鍵巨健切牡鑰也欸許勿切有所吹起貌古語爭名

於朝爭利於市公今云爭名古豈然鍵捷欸不閉言爭名之說自古如此亦當牢閉闕鍵勿誇捷急勿令開露方是全身之道而邕於闕鍵則捷急而欸然不閉所以召禍深悲之也

例及吾家詩曠懷

掃氛翳慷慨嗣真作

和李大夫

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

鯨噴迢遞

趙云公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及則邕與公比肩以詩為常例也氣翳言讒謗之人玉山桂

鍾律鯢鯨皆比其詩玉山之桂取其秀拔鍾律取其聲之和雅鯢鯨取其勢之強壯坡陀青州血

蕪沒汶陽瘞

邕葬所

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

趙云邕以讒死至代

宗時例得贈祕監此為恩波延揭厲也

子孫在如綫舊客舟凝滯

趙云上句傷其

無後下句公自傷其流落在雲安未能扁舟以走

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

詠六公篇

邕有張栢等五王洎狄相公六公詩

憂來豁蒙蔽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

下菜蕪郭忍饑浮雲噉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  
照熱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  
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  
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  
吏祿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  
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祕書茂松意

源明後以  
祕書少監

辛茂松意以不變節於艱危如松栢不為風霜所奪再扈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

藉皆禁鬱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劒犀兒

豈獨剽反為後輩褻子實苦緬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

手塞

趙云宰相王璵勸興祠禱事源明曰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平日不祈方士彼淫巫

愚祝妄有闕說甚為不可事絕萬手塞則當時佐為淫祀指望塞取房芝者非一手也

垂之俟來

者正始貞勸勉不要縣黃金胡為投乳贅

獸名似犬音吠又音鉉炙

轂子載贅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贅趙云下兩句且危之也乳贅言贅之乳者猶乳虎也言佞媚則黃金可縣而切直則犯上之怒不啻投乳贅也贅字沈佺期且懼威非贅寧知

心是  
狼

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滎陽復冥冥罪罟已橫

宵鳴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

趙云言源明死公  
不得一弔酌之

尚纏漳水

疾永負蒿里餞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鷄鵬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彫籠養滎

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清爽天然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樂纂西

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黃最何技瘡圭臬星經  
與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  
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  
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  
尤所仰

趙云滄洲動玉陛言本滄洲隱  
淪之客而動天子玉陛之上

嗜酒益疎放彈

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  
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圻反覆歸聖朝點染無

滌盪

值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  
郎中因稱風緩求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故云言



無一點所染不煩澆蕩之也

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

禄山平免死貶台州司戶

參履穿四明雪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其履行雪中上有上足跡踐地

饑拾槲溪

橡

四明槲溪皆浙江地名言處貧困拾橡而食之

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

趙云

兩句則以四皓與漁父比之

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

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

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

濫推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

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

相國曲江人曲江潁韶州正嶺徼既越之地大抵自江漢

以南皆謂之南紀非特江漢而已

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

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

師云碣石在朔方斥祿山也蛙

黽以羣小在位九齡言祿山反帝荒淫不聽遂去相位

退食吟大庭何心記蓁梗

趙云大庭古至治之主九齡思反淳復朴如大庭之世每退食自公嘗吟詠之不復記其有猜嫌榛梗之事

骨驚畏曩指鬢變負人境

趙云畏不逮於前人下句則憂其髮白將老傷功名之不

立也雖蒙換蟬冠右地惡多幸趙云上句乃侍中事豈九齡亦加侍中而史不載耶

下句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言九齡在右地已漸惡為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

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趙云神仙傳蘇仙翁耽郴縣人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謂

之癡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欲別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蒼

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縣東北有山仙翁所栖遊處因而得仙九齡為工部侍郎知

制誥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敢忘二疏歸以言其嘗欲引退矣詔不許而至於母死

所痛者迫切於蘓耽之留井橘以代養也九齡韶州人韶西北與彬接才一百八十里故得以為言紫綬

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

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九齡坐  
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庾公興不淺黃

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

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

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元暉擁牋誅任昉

騁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

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九

自荊州請歸拜  
墓因遇疾卒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

猶思理煙艇

遣懷

昔我宋中遊惟梁孝王都

宋古大梁

名今陳留亞

陳留屬汴州

劇

則貝魏俱

貝魏州名在河北劇大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

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

塵裏報答在斯須

言多豪俠

憶與高李輩

高適李白

論交入酒壚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世說王濬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經黃公酒壚中過顧

謂後車容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康阮籍云亡便為時所羈繼今日

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

吹臺梁王歌臺今謂繁臺趙云西清

詩話唐史稱杜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  
質之少陵昔游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

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倡著後世耶杜田  
云予謂蔡氏蓋未曾熟讀杜詩爾遣懷詩不云乎氣酣

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此豈非甫與  
李白高適同登吹臺耶其說是  
芒碭雲一去鴈鷺空

相呼

漢高祖隱芒碭山澤間所居上常有雲氣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

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玄宗時開拓境土如安祿山王君奭張守珪王嗣忠輩皆以邊

功為已任故張說獻闢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

棄如泥

國語吳人大破楚軍楚之免者惟組練三百而已組甲被練也

尺土負百夫拓

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

趙云鴈鷺相呼以興其荒寂如麋鹿遊姑蘇黍離麥秀之類立

宗盛時以百萬兵攻一城豈無勝負但獻捷而已未嘗  
言輸組練棄如泥則不憚物之費爭一尺之土以百夫  
為償則不惜人之命莊子以天地為大鑪末句言政失其和於天地間矣亂離朋友盡合沓

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媿獨在天

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顏鮑趙云乘黃神馬言高

適李白顏鮑又以申比二公繫舟卧荆巫荆州巫峽臨殮吐更食常恐違

撫孤趙云蓋恐違戾撫養高李二公之孤也此其為朋友之義

##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趙云

南極言楚地公在楚故所見者此也因南極之下故承之以朱鳳南方之鳥也因洞庭之下故乘之以鴻鴈蓋鴈隨陽之鳥也而洞庭乃往衡陽之路鴈本違寒而就溫今洞庭方秋而欲雪則又寒矣又將奚往乎朱鳳在南極北風破南極而威垂鴻鴈過洞庭洞庭秋欲雪而安歸皆言值時如此於是乎失所也威垂無氣象之貌鳳與鴻雁皆公自况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趙云此戊申大歷三年詩也自乙未天寶十四年至此十三年矣而云十年殺氣盛則舉其大數為詩句耳殺氣盛則安史雖滅而吐蕃尚熾也未句言商山四皓以秦之亂避之入山方漢之初可以出矣而猶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

趙云

朱崖海中之洲也師云寰宇記潭州仙宮記曰南岳記注丹崖南即仙人宮子美此詩乃湘州所作朱崖即謂此地也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

勞石間采薇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

譏從歛煩重也

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

趙云所聞所見皆似此應官曹之誅求也

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

誅求不一

喪亂紛噉

噉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趙云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兩句通義言為貴人

者豈是不仁而以莠蒿視汝等耶其索錢多門戶者時喪亂之故所以有噉噉紛然之多也就此索錢之中更

有黠吏徒者以漁奪為事而成就民之逃竄矣趙云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緼袍花時可以單衣而甘緼袍則所以得遂生理勝於遁逃之民也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

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

限通塞惻隱仁者心

趙云白魚以羣而小困於密網物之所以塞者也黃鳥以和風春日

之際而嘉音喧然物之所以通者也物之通塞雖微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惻隱其困塞矣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

襟趙云於此有酒可飲有琴可玩而思聖與賢兩皆寂寞無與言者則亦獨開襟而自適耳無聲琴即陶淵明有琴而無絃也無聲字蓋禮記所謂無聲之樂

###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

趙云按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屋彗紫

微則言其犯帝座也此追言安史之亂

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

十年儒服弊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

野歛得文翁肆僦僦胄子行若舞風雲至

趙云文翁肆字則楊子所

謂書肆陶淵明所謂講肆也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

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倡恢大義

世亂而衡山能首建學校也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

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

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輓轡凍階圯耳聞讀

書聲殺伐災髣髴

趙云言聞聲髣髴而已蓋讀書之氣勝之故也

故國延歸望

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

趙云南紀字唐天文志云東徠徠南紀

西河共風味

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

采詩倦跋

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擬古 韋蘇州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  
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難。  
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  
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

驅車背鄉園，朔風

一作吹

卷行迹，嚴冬霜斷肌。  
日入不遑

息，憂歡

一作懼

客髮變，寒暑人事易。  
中心君詎知，冰玉徒

貞白

客一作容

嘉樹藹初綠，靡蕪吐幽芳。  
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  
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  
孤鳥去不還，絨情向天末。

月滿秋夜長驚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  
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宿懷重衾舊友  
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為食虛薄空有名為君長歎息蘭  
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靄顏色折柔  
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  
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

生舊迹綠琴歌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擘衣迷  
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依華  
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雨絕天一去音問違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  
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雜體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

金既雕錯輦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  
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古宅集妖鳥羣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  
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鷂飽肉不肯飛既垂  
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奉肉食恩何異城上鷗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  
安貴豪家妖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  
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諧鏗  
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亦下來豈非  
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  
自翫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  
一懽笑焉知賤與貧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  
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移疾會詩客

對此嘉樹林獨有戚戚顏抱瘵知曠職淹旬非樂閑釋  
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暫遣客散疾徐徐還園徑  
自幽靜元蟬噪其間高窓瞰遠郊暮色起秋山英曹幸  
休暇恨恨心所攀

南塘泛舟會元六日昆季

端居倦時燠輕舟泛迴塘微風飄襟散橫吹繞林長雲  
澹水容夕雨微荷意涼一寫悄勤意寧用訴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  
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  
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菓幸見嘗俯飲一  
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  
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  
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胎之  
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為達守此微賤端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間兵  
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  
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  
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清  
恬然自安流日照萬里晴  
雲物不隱象三山共分明  
奈何疾風怒忽若基柱傾  
海水雖無心洪濤亦相驚  
怒號在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踈  
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閭  
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儲  
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  
吾道

亦自適退身保元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案上書親友各  
馳驚誰當訪敝廬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寄盧庾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亂  
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嘆時節  
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  
耿耿非君誰為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颺執  
板身有屬淹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結淚滿裳漾漾  
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臾獨往道路長蕭條風  
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意已違况自結中腸推道固當  
遣及情豈所忘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

初發楊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  
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眇眇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  
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更延出  
巘聽萬籟入林濯幽泉鳴鐘生道心暮磬空雲烟獨往  
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  
岩嶷青蓮界蕭條孤興發  
前山遽已靜陰靄夜來歇  
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  
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  
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宦游三十載田野久已踈  
休沐逐茲日一來還故墟  
山明宿雨霽風暖百卉舒  
泓泓野泉潔熠熠林光初  
竹木稍摧翳園場亦荒蕪  
俯驚鬢已衰周覽昔所娛  
存沒惻私懷變遷傷里閭  
欲言少留心中復畏簡書  
世道良自

退榮名亦空虛與子終攜手歲晏當來居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成昔幽徑還獨尋綠苔見行跡秋  
齋正蕭散烟水易昏夕憂來結幾重非君不可釋

閑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園廬既蕪沒煙景空澹泊閑  
居養痾瘵守素甘葵藿顏鬢日衰耗冠帶亦寥落青苔  
已生路綠筠始分籜夕氣下遙陰微風動踈薄草元良

見誚杜門無請託非君好事者誰來顧寂寞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悄然羣物動高閣似陰岑方  
以元默處豈為名迹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冲襟齋舍  
無餘物陶器與簞食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

秋夜南宮寄澧上二弟及諸生

暝色起煙閣沉抱積離憂况茲風雨夜蕭條梧葉秋空  
宇感涼至頽顏驚歲周日夕遊闕下山水憶同遊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眠不  
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性情亦忻然還復  
茅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當念中  
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方  
用憂人瘼况自抱微痾無將別來近顏鬢已蹉跎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淒淒涼氣入蕭  
條林表散的皦荷上集夜霧著衣重新苔侵履濕遇茲  
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寄暢當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闕出  
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挿腰間昔為  
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

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鬚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  
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  
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  
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  
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  
鳥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  
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贈璨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  
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  
暮

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

寄恒璨上元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  
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  
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落葉遍空山何處尋行跡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示全真元常

余辭郡符去爾為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始  
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戲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務牽少  
事河陽府晚守淮南壩平生幾會散已及蹉跎年昨日  
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去車馬不復全閑將酒



為偶默以道自詮聽松南巖寺見月西澗泉為政無異  
術當責宣望遷終理來時裝歸鑿杜陵田

西澗即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空林細雨至圓紋遍水生永  
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可散煩纓

秋夜寄邱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奉訓寄示邱丹

露滴梧葉鳴風秋桂花發中有學仙侶吹簫弄山月

復理西齋寄邱負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風始  
自疎林竹還復長榛藪端正良難久蕪穢易為功援斧  
開衆鬱如師啟羣蒙庭宇還清曠煩抱亦舒通海隅雨  
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賢思無窮

送令狐岫宰恩陵

大雪天地閉羣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行行

行安得辭荷此蒲壁榮賢豪爭追攀飲餞出西京罇酒  
豈不懽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日僕御促前征逶遲歲  
已窮當造巴子城和風被草木江水日夜清從來知善  
政離別慰友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為錄事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湄名  
在翰墨場羣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期大海  
吞東南橫額隔地維建邦臨日域溫煥御四時百國共

臻湊珍奇獻京師富豪虞興戎繩墨不易持州伯荷天  
寵還當翼丹墀子為門下生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  
心不為磷緇上將翫國士下以報渴饑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言還冷  
泠鵲絃哀悄悄冬夜閑丈夫雖耿介遠別多苦顏君行  
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雞鳴儔侶發朔雪滿河關須臾在  
今夕樽酌且循環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  
逍遙精舍居飲酒自為足  
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  
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矚  
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  
愧忝郎署跡謬蒙君子錄  
俯仰垂華纓飄飄翔輕轂  
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  
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綠  
迅風飄野路回首不遑宿  
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答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浮閑  
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篁抽即此  
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意愧蒙君子憂

答長安丞裴稅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無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鈍姿臨  
流意已淒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獨踐  
幽人蹤邈將親友違髦士佐京邑懷念枉貞詞久雨積  
幽抱清罇宴良知從容操劇務文翰方見推安能戢羽

翼顧此林栖時

奉訓處士叔見示

挂纓守貧賤積雪卧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攜到門高  
齋樂燕罷清夜道心存即此同疎氏可以一忘言

夏夜憶廬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蕭灑在幽林炎  
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間徽音人生  
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旦層城苦沉沉

春中憶元二

雨歇萬井春柔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陵曲遊  
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君瑩如玉

池上懷王卿

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霽已綠水禽鳴春塘重  
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蒼蒼私宴  
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願相將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云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道  
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移清賞存吏役  
豈遑暇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濯蘿月不可援長往遂  
真性暫遊恨卑喧出身既事世高躅難等論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  
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  
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蹇劣乏

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

登樂游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皇頽  
孺久陵遲陳迹翳邱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周覽  
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鐘何處來暮色忽蒼蒼歌吹喧  
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歸當守沖  
漠跡寓心自忘

任鄠令漢陂游眺

野水滌長塘煙花亂晴日氛氲綠樹多蒼翠千山出遊  
魚時可見新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閑恨無理人術

西郊遊矚

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涿烟芳何處尋香靄春山曲新  
禽哢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游華觴忻見屬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游白家竹潭

青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絕巔險下視深潭黑密  
竹已成暮歸雲殊未極春鳥依谷暄紫蘭含幽色已將

芳景遇復款平生憶終念一歡別臨風還默默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  
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飭  
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慙不  
耕者祿食出閭里

南園陪王卿遊矚

形迹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禽几

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池暮色沉君子  
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何為貴可以寫沖襟

春游南亭

川明氣已變巖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脉動景  
照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遙池館華益媿專城寵

再游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住自歎乏宏量終朝親簿書於  
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疎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測測

石泉冷曖曖烟谷虛中有釋門子種果結茅廬出身厭  
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迂視險方晏如况將塵埃  
外襟抱從此舒

游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游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  
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疎

襄武館游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遊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是

時杭稻熟西望盡田疇仰恩慙政拙念勞喜歲收澹泊  
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往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  
雲集芳罇始淹留還希習池賞聊以駐鳴騶

秋景詣瑯琊精舍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上  
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意有  
清夜戀身為符守嬰悟言緇衣子瀟洒中林行

東郊

卷二十三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  
叢適自憩緣澗還復去微雨霽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  
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唯  
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

藍頰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



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宏敞道人  
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  
已成安得長偃仰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絕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性稍  
指綠原騎還尋急澗徑長嘯倚亭樹悵然川光暝

起渡律師同居東齋院

釋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對

閣景恒晏步庭陰始繁逍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

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谷前旌耀崇岡青  
冥臺砌寒綠緝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經製  
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  
栖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眊終未忘還歸坐郡  
閣但見山蒼蒼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  
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亭午  
息羣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  
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洒煩惱可以對華觴

同元錫題瑯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潔花  
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臨懸壑絕昏旭  
窮陟降幽顯盡披閱嶽駭風雨區寒知龍蛇穴情虛澹

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為厭車轍



文章正宗卷二十三